

世界民间故事宝库
绿色篇
SHIJIE
MINJIAN
GUSHIBAOKU

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前 言

陈伯吹

我不知是否可以这么说：民间文学乃是一切文学的“根”，或者说它是“源”。文学作品中所有的各种“体裁”（也有人称作“样式”），都从它那儿生发开来，演变出来，传递下来的。

上古时候，劳动人民从他们的生活工作中，有所思索，有所发现，有所感触，从而叙述之，讴歌之，赞叹之，原始文学于是愈来愈丰富，其中有怪异的传说，荒诞的童话，吟唱的歌谣，智慧的谜语，讽刺的寓言，等等。它们都是在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”的闲暇里进行的口头创作。这些民间故事在时间的长河里辗转流传，所有那些《水晶鞋》、《玻璃鞋》、《红缎鞋》、《绣花鞋》等等相继问世，虽然命题因时因地而异，而其内容情节则大同小异，基本上一致。如此年复一年，代复一代，不断地转述相传，不断地加工，修改，甚至补充，删节，终于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地愈来愈美好，愈来愈“枝繁叶茂”了。

可不是，以欧洲的童话为例：法国贝洛尔（1608—1703）在他《鹅妈妈的故事》里有一篇《小拇指》，而在德国格林兄弟（1785—1863，1786—1859）的《儿童和家庭童话》中出现了情节大致相同的《大拇指》，更在丹麦安徒生（1805—1875）的笔下，旧瓶装新酒地写出了《拇指丽娜》。为什么作品会如此仿佛姊妹般地彼此相似乃尔？无他，其源盖都出于民间文学。

这里再可以举一例证：俄国普希金（1799—1837）的著名童话诗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》，而格林兄弟俩几乎同时也就出了他们的《渔夫和他的女人》，两者遥隔千里，竟不谋而合。仅仅在题材上：前者主角为“金鱼”；而后者主角为“比目鱼”；前者文体为诗的童话，后者文体为散文的童话（其中还插写了具有诗意的短歌。）我没有能力鉴别谁影响了谁，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题材古已有之，只是作家各写各的，作品不完全相同而已。

民间文学既然是人民大众的创作，当上古初民不再逐水草而居，也不再天涯流浪，变迁居为定居，聚族相处一寨一村，在劳动生活的余暇，每当星光灿烂的夜晚，自然而然地各自要求表白自己的所见所闻，更附丽着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以及愿望与理想，促使并推动了文学的发展。所以高尔基说“文学是人学”，这就说到了节骨眼上了。

此后，社会进步，文人辈出，所有民间文学的传统和特色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，至此，文学进到了“百花齐放”的境地，不仅作品的体裁繁多，质量也日益提高，一直前进到现代的、近代的文学。

为使我们的精神粮食能哺育人民，特别是更好地向下一代提供丰富的营养——要求是最精美的“细粮”，不能不对民间文学予以搜集、研究、编审与评价，催化它发挥更大的作用，这不仅仅对一般读者提供阅读、欣赏、启迪、增智，更可以从中研究古代人民衣食住行的体制，社会风俗习惯的状况，在文学之外，兼起社会学、历史学的效益，何况作品中也不缺乏教育意义，这对孩子们来说，尤其重要，可不能放松阅读指导啊！

这部《世界民间故事宝库》的编辑方法，有其与众不同之处，即根据其内容、主题，归类分辑。因受篇幅限制，共编出四篇二十辑，厚厚的四大本，与丰富的民间文学宝库相比，乃是沧海之一粟也！

古史上载称“韩信将兵，多多益善”。阅读这样一部大约有一百六十余

万字的大书，是要对文学、科学、历史和地理等各科知识都有些根底，才能消化吸收；更要对民俗学知之有素，才能有所了解。所以对少年儿童来说，这四部大书，非常需要阅读指导！否则，“陛下将兵，不过三千”，老师与家长，是否需要再思三思？希望不是“杞人忧天”之谈。

世界民间故事宝库
绿色篇

宝 物

大冬瓜

[中国]

人和人不一样，有一种人心眼好，劳动好，又喜欢帮助别人，希望别人也好。有一种人心眼坏，还想着享福，不愿意干活，哪怕别人都受苦，他自己好就行了。这种人，不顾朋友、兄弟，翻脸就不认人。下面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。

有一个庄里，一家子，弟兄两个过日子。哥哥一肚子心眼，可就是没有一个好心眼。弟弟心眼也很多，可是尽是些好心眼，人人都愿意和他交往。他和一个很俊的姑娘结了婚，快快活活地过日子。

他哥哥可就不和他相同了：没有人愿意和他来往，也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，他懒得从来不做营生，一天价喝酒，要好的吃，就这样心里还觉着不舒服，嚷着要分家。哥哥要分家，弟弟也没法，找了几个中间人，便分开了。

统共只有三亩地，哥哥要了长枝地二亩去，余下的平分了，弟弟只分了半亩。

哥哥心里很得意：“我一个人二亩半地，你两个人才有半亩地，两个人还不得挨饿难看！”春天好耕地了，他喝完酒，躺在炕头上睡大觉，人家苗子出来老高了，他懒得把种子扬在地浮上，吃喝完了，睡够了觉，鼻子也哼，嘴里也唱，摇头摆脑的，眼巴巴地等着看他弟弟家挨饿。

弟弟分了这半亩地，心里犯了打算，和媳妇商议说：“我看不如把咱这半亩地，栽上甜瓜，只要多出点力气，多下点工夫，出产的还多！”媳妇说：“我看那样不好，咱还能不种庄稼啦！再碰上瓜贱，长得好也没有用啊！”弟弟说：“这不要紧，咱地两头种上些南瓜、冬瓜，个个东西能顶饭吃。”媳妇说：“这么样行啊！”

开春以后，弟弟就把那半亩地种上了瓜。他真是好像拴在地里一样，没白没黑地留在瓜地里，旱了便浇，该打头的打头，该压蔓的压蔓。力气没有白费的，从地头看看那个好劲，绿旺旺的叶子中间，开满了金黄的花，引得那些蜜蜂、蝴蝶，一群群地飞来。弟弟一个人在地里，一点也不觉着闷的慌，他看看那片好瓜地，心里光欢喜去了，也不觉得累，越干越有劲。一立了夏，瓜叶子底下，横仰竖躺的一层瓜。眼看瓜快熟了，白天黑夜更离不开人了。他想：怎么办呢？要想盖个看瓜屋子，家里连点木棍、麦秸也没有，怎么能盖呢！他只好白天日头晒，晚上露水打，下雨就淋着，这些都难不住他，他还是没白没黑地守在瓜地里，修理着瓜。在地头上，有一棵冬瓜秧，结了个冬瓜，这冬瓜越长越大，后来长得跟间小屋一样大，比人还高。

有一天晚上，媳妇正站在门前面，等着男人回去吃饭，看着从西北面上来了些黑云彩，没一霎，忽雷火闪地上来了。又是那风，又是那雨，屋外面

长枝地：旧社会里，弟兄分家另过时，当大哥（长兄）要的那一份地常常多些，叫“长枝地”。

地浮上：地皮儿上的意思。

打头，压蔓：打头、压蔓是侍弄瓜类植物时要做的事情，瓜长了三四个叶以后就把头掐去，这样它才能放权和结瓜。蔓子长了以后，为了不叫风吹乱了它，所以要把瓜蔓用土压住。

就立不住个人，媳妇的心好像一把抓了去，她在屋里坐不住，瓜地又没个棚子，这么大的雨，怎么存身？越等心里越急，豁上命也要去找他。

她一步迈出门去，雨淋得她睁不开眼，风好几次把她吹倒，她还是往前走。风看了不忍心再刮了，大雨看了，不好意思再下了。月亮钻出了云彩，在她前面给她照着路。

媳妇到了瓜地里，瓜叶上一层水珠，亮晶晶的，甜瓜散着香气，香瓜放着甜味，可是瓜地里，人影也没有一个。他哪去了呢？大风刮去了，大水冲去了吗？她再也憋不住，坐在地边上，大声地哭了起来。

听见地头上有人喊道：“你哭什么？”

媳妇听出是男人的声音，抬起头来却不见人。

媳妇问道：“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”

又听男人哈哈地笑道：“我在这里，你快来吧！”

媳妇欢喜地说：“我怎么看不见你！”

他又回答说：“过来就看见了。”

她顺着声音找去，见他从大冬瓜里伸出了头来。

媳妇看见了，笑着说：“你怎么上了那里面去啦！”

他也笑着说：“下雨的时候，没处躲，我就把一旁挖了个小门，当了个看瓜屋子。你看，我把挖下来的这块再堵上，风也刮不着我，雨也淋不着我。”

他堵上了那块冬瓜，媳妇一看，果然和个囫囵冬瓜一样。冬瓜长在那瓜蔓上，绿净净的一层白“霜”。两口子喜了一阵，媳妇说：“你还得回去吃点饭吧，我家里熬好了南瓜汤啦！”他摇了摇头说：“我还要在这里看瓜呀！别叫什么给咱糟践了。”媳妇见他不去，只得一个人回去了。

他把那块冬瓜堵上，在里面睡起觉来了。

半夜的时候，瓜地里忽然什么动静都有了，把他闹醒了。

他摸起了身边那条铁索鞭子，从缝里往外一看，嗬，豺狼虎豹的都来了，满了瓜地啦。

吵吵嚷嚷的，老虎说：“拣大的摘！拣大的摘！”

狼也说：“拣大的摘！拣大的摘！”

听见自己头上，猴子踏在冬瓜上喊：“这个大啊，这个大啊！”猴子一喊，豺狼虎豹的都窜了过来，冬瓜立时摇晃起来了。

老虎吩咐说：“抬着走！抬着走！”

弟弟在里面想：怎么弄呢，这时候跳出去吗？不！还是在里面悄悄地别动，看它们能把我抬到哪里去！

他坐在里面，摇摇晃晃地那么一大阵，听见老虎说：“放下吧！”在里面觉着往下一落，动弹了一下子，再就不摇晃了。这是到了什么地方啦？从瓜缝里往外一看，那些豺狼虎豹的眼亮得跟灯笼一样，照得通亮通亮的，是一座大庙呀！

豺狼虎豹的都说：“咱怎么吃这个瓜呢？”

猴子说：“最好是把咱那个宝器拿出来，要些柴烧着吃！”

老虎说：“那不行，能少用一回就少用一回。使唤得多了，破了咱怎么办。我在家里看着瓜，你们都去打柴！这么大的瓜，可得多打些柴！”

狼、狮子、狐狸、猴子……唿唿隆隆地都跑出去了。庙里就安静了。

等了很长的时候，老虎大约是等烦了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天到这时候，打柴的还不回来！”

过了一会又说：“天到这时候，打柴的还不回来！”

又过了一霎，又说：“我还不如去看看啦！”

听着老虎走了，弟弟拿下堵着的那块冬瓜来，提着铁索鞭子，从冬瓜里出来，悄悄上了那个泥胎后面蹲下。心想：“他们说的宝器，是个什么东西呢？”过了一阵，老虎、狼、狮子、狐狸、猴子……拿着柴都回来了。架起柴，抬上冬瓜，点了火烧了起来。

烧了一会，冬瓜便烧熟了，弟弟在泥胎后面，闻着那个熟瓜的香味真想吃，跳出去吧？不！还是悄悄地别动，看他们怎么吃这个大瓜！

老虎、狼、狮子、狐狸、猴子……都围着那个大瓜，狐狸说：“这么好的瓜，咱们怎么吃法？”猴子说：“这回可得把咱那个宝器拿了来，要个饽饽，就着吃。”狮子呀，狼呀，狐狸呀，……都说好。老虎也答应了。猴子跑出门拿去了。

没一阵，拿了一个小铜锣进来，敲着说：“铜锣！铜锣！饽饽快来！”

眨眼的工夫，地下罗着一大堆饽饽。老虎忙说：“够了，够了，敲碎了就了不得啦。”

冬瓜弄碎了，一齐吃了起来。猴子也把那小铜锣放下啦。

弟弟在泥胎后面看得咄明白，他一步跳出，抡起了铁索鞭子就打，豺狼虎豹一惊，不知是什么事，一齐往外窜了。弟弟把个小铜锣掖到腰里。饽饽、冬瓜吃饱了才往外走。这时候，天就亮了。他出了庙门一看，是在个大山涧里。他怕他媳妇挂记他，撒腿就往家跑。

半晌午才跑到了家，一进门看见媳妇坐在地下哭，他拉起她说：“你哭什么？”

媳妇见他回来，欢喜啦，也就不哭了，擦了擦泪说：“你还问，我惦记着你没吃晚上饭，一亮天就把那早晨饭做好了。左等你，也不回来，右等你，也不回来，我就到瓜地去找你，也没找到，光看见一些豺狼虎豹的蹄印。我想你准是叫那些野兽吃了，我还能不哭！你上哪去啦？这时候才回来！”

“我叫那些豺狼虎豹抬了去，你看，我得了一个宝器！”弟弟说着就把那个小铜锣从腰里拿出来给媳妇看。

媳妇以为男人跟她闹着玩：“这是个什么宝器，我还不认得是个铜锣，我又不是个孩子要这个做什么。也没见你这号人，成了个瓜迷啦！两顿饭没吃也不嫌饿得慌，快吃饭吧！”

小两口子上炕吃完了饭，光喝的南瓜汤，也喝不饱，他问他媳妇说：“你想着吃点什么？”媳妇说：“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想着吃也没有啊！”他说：“咱就有呢，你怎么说没有！”媳妇说：“你尽说这些趣话，家里一无面，二无钱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尽说有，我想着吃个饺子，你拿了来吧！”

“你等着吧。”他说着下了炕，他媳妇在炕上听着敲了三下子铜锣，接着就听到她男人叫她吃饭，她走下炕一看，热气腾腾的一锅饺子，她这才真信了。两口子这会端上炕去，吃得饱饱的。

哥哥成天价吃喝玩乐，庄稼也不锄，也不浇，从扬上了种子再没到坡里去看一回。到了好收庄稼，他也去收。看了看满地里，零星的有棵庄稼，小叶干黄，秆细的像根香样的，也没长个粒。又住了些日子，分家分的东西卖光，他听说弟弟家过着有吃有穿的好日子，想去赖些东西来，就上了他弟弟家去了。到了那里也没打算说话，瞪着个眼四下里看，粮也没有，草也没有，哼，我在这里看看，看他怎么个吃饭法。他就在那里坐着不走了，一直到天

快晌，他弟弟叫着他说：“哥哥！天也晌了，你在炕上等着，我下去做饭给你吃吧！”也没听见烧火，也没见弟弟和面，他跑到正间地下一看，热腾腾的一锅面条。哼！这里面一准是有个道！

他把眼一翻拉，嘴一张说：“你怎么想药死我！”

弟弟表白说：“哥哥，我好心好意地弄饭给你吃，怎么会药死你？”

哥哥逼问说：“你不想着药死我，怎么没动烟火就出来面条啦，看着是些面条，还不知是些什么东西呢！”

弟弟说：“哥哥，你别急，我慢慢地对你说，我是得了个宝器。”他把怎么种瓜，怎么躲在大冬瓜里，豺狼虎豹怎么偷了去，怎么在大庙里得了宝器，原原本本地都跟哥哥说了。哥哥还是不吃面条，他心眼坏也疑惑别人心眼坏，说：“弟弟，你先吃！”他弟弟说：“好！我先吃！”他见弟弟吃了，他才吃，吃着那个面条，溜滑的丝丝的，再好吃没有了。

吃完了饭，往回走，他低着头想，要是我也有那么个宝器嘛，可是又得去种瓜，那要费多少力气，不如把他那个宝器骗了来。走着、走着，他又想出坏主意来啦，他想把弟弟灌醉了，骗了宝器来。

第二天，他打了一斤烧酒，找着弟弟甜言蜜语地说：“咱弟兄俩从分开家也没在一块喝酒。今天我打了酒来，你把你的宝器也拿着，到我家里好好地吃喝一顿。”

弟弟说：“哥哥，你看天一点也不冷，咱们俩到山里打柴吧！”

哥哥惊奇地说：“你怎么有了宝器还去打柴？”

弟弟说：“有吃的、有穿的，更该干活咧！那宝器，好是好，敲得回数多就碎了。”

哥哥把嘴一撇说：“要是我可不那么傻！”掉回头来，没精打采地回了家。可是他还不死心，又想出了一个坏主意来：骗不来我偷了他的来。便断不了到他弟弟家里去，却未见弟弟拿出宝器来，也没见放在什么地方。

春天，好种地啦，媳妇说道：“年年使锄刨地，今年咱不如跟宝器要头黄牛耕地啦！”

弟弟听了媳妇的话，觉得也对，从箱子底下找出宝器来，敲了三下说道：“铜锣，铜锣，黄牛牵来！”

眨眼的工夫，一只大牛，站在眼前。弟弟喜的顺手把宝器放在风箱上，拍拍大牛的脊梁，摸摸大牛的油亮的黄毛。这时哥哥在门外面瞅见了，猛的一咋呼，黄牛受了惊，竖起尾巴窜出去弟弟和媳妇什么也不顾得，跟着跑去赶牛去了。

哥哥从风箱上把宝器拿起来，揣在怀里就往家跑。跑到了家把门插上，从怀里拿出那个宝器来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：“我可不要那些东西。”他用劲地敲着说：

“铜锣，铜锣，金子来！金子来！”

正间地上立时堆上了一堆金子。

“铜锣，铜锣，银子来！银子来！”

正间地上立时又堆上了一堆银子。

哥哥望着黄澄澄的金子，白花花的银子，更急了：“欸！金子来，银子来，欸欸！金子来，银子来，银子来，金子来，金子来，银子来……”

敲得更狠了，金子、银子眼看埋到了腰，他还是敲，“嘭！”小锣敲碎了。敲碎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乌黑的大洞，“飕”的从洞口冒出了一阵旋风来，旋出了大的、小的石头。石头打在了哥哥的身上，他又痛又害怕，瞪着眼，咧着嘴，手扎撒着，金银埋得他，怎么的也动不了身子。

弟弟和媳妇把牛赶了回来，只见哥哥的屋变成了一座大山，哥哥和宝器都不见了。

弟弟使那头大牛去耕地，耕出的地种上庄稼，两口子还是靠着劳动过日子。

董均伦 江源记

夜明珠

[中国]

东海龙王有一个女儿，生得很美丽，又非常聪明。这年已经十八岁了。海龙王忙着给女儿选女婿。可是他女儿这不要，那不要，弄得海龙王没有办法。

海龙王问她：“我最心爱的女儿，你要找个什么样的女婿呢？”

女儿回答他：“爹，我不爱有钱的财主，也不爱有势的官家，我要找一个诚实、勇敢的人。”

海龙王就下了一道命令，命臣子百官去寻访。

龟丞相推选了一位，她不中意。

蟹元帅保荐了一个，她不欢喜。

一天，黄鳝将军从江河巡逻回来，他说有这样一个人。

这个人，叫阿二，住在河湾的高山下。他诚实、勇敢，远近都闻名；因为家贫，父母双亡，没有娶过亲。他和他的一个哥哥在一起，兄弟俩靠打猎为生。

海龙王的女儿听了眯眯笑。

海龙王听了皱皱眉，他对女儿说：“儿啊！一来，诚实、勇敢不知道真不真；二来，他不是我们水族里的，怎么能配婚？”

女儿见爹不答应，从此，她不梳妆，不打扮，躺在床上不起身。海龙王打不定主意，心里烦，虾太师献一条计。龙王听了计，立刻笑嘻嘻。

这晚上，阿二做了个梦。梦里，一个白发老公公对他说：“阿二，有一个姑娘，在河湾滩上等你，快去向她求婚吧！”

阿二心里高兴，就醒过来了。他把这件事，说给哥哥阿大听。

阿大听了很嫉妒，他说：“做梦哪好当真哩！不要胡思乱想了，睡吧！”

阿二睡着了，阿大偷偷地起来，赶到河湾去。

阿二醒过来，不见阿大，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。他想，做梦也许是真的呢！就披起衣裳，赶到河湾去了。

阿大来到河湾上，阿二也赶到了。

圆圆的月亮，高高挂在天上。微风吹过，河水闪着万道银光。萤火虫带着小灯笼，在河滩上飞上飞下。清清楚楚地瞧得见，果真有一个年轻的姑娘，坐在河滩的石块上，把她那长长的头发浸在河水里。

这姑娘真美丽极了。阿大和阿二都走了过去，向她求婚。

那姑娘回过头来，瞥了他们一眼，说：“叫我答应谁呢？你们自己说吧！谁是最诚实、最勇敢的人？”

阿大和阿二都说：“我是最诚实、最勇敢的人！”

姑娘说：“好吧！最诚实、最勇敢的人，我现在需要一颗夜明珠，如果谁给我拿来，我就嫁给谁。”

阿大和阿二问：“姑娘，夜明珠在哪里呢？”

姑娘说：“夜明珠在东海龙王那里。我给你们一人一支分水簪，有了这簪，就能下海了。”

说完，她将二支簪，递给他兄弟俩。

兄弟俩向姑娘行了礼，就各自去了。

东海在哪里呢？谁也没有去过。离这儿有多远？谁也不知道。

阿大向别人借了一匹马，骑着马，向大路上去了。阿二背了一串草鞋，顺着河，向小路上去了。

他们晓行夜宿，走了很多天。

一天，阿大来到了一个村庄。这村庄正在闹水灾，许多田地被大水淹没了，许多房屋也淹在水里。老人和孩子都避到了山上；年轻人驾着船，划着板，在水里抢捞东西。

原来，这里地势很低，这回下了近十天的大雨，把雨水都积起来了。

三天了，大水还没有退，大家都很着急。因为再不退，庄稼就没法救啦，浸在水里的房屋就要塌了。老年人都说：“咱们快到海龙王那里去借金瓢吧！只有把金瓢借来，才能把水舀干。”

可是，谁能到海龙王那里去借金瓢呢？

阿大到了这里，干粮已吃完了，怎么办呢？他听大家都在说要到海龙王那里去借金瓢，他就嚷开了：“我就是到海龙王那里去的，如果你们给我准备干粮，金瓢我给你们借！”

村庄上的人们听说阿大肯给他们去借金瓢，很是高兴。大家都情愿自己挨饿，把干粮凑起来给他。并且还抽出一只小木船。送他过河去。

过了两天，阿二也到这里了。他的干粮也早吃完了，一路来，靠打野味糊口。他看见这里大水成涝，心里很焦急，就跟着那些年青人，到水里帮乡亲们抢救漂走的东西。

阿二帮他们抢救了一天，就听别人说，只要把海龙王的金瓢借到，大水一定可以舀干。于是，他就向他们说了：“我是到龙王那里去的，金瓢我给你们借吧！”

大家觉得奇怪，刚去了一个找龙王的，又来了一个；但看看这小伙子十分诚实，不像是骗人的，于是又托他了：“小兄弟，托你啦！可不能忘记呢！”

阿二点点头，拉拉他们的手：“乡亲们，我不会忘记，只要能够下海去，我一定给你们借到。”

他们要划船送他过河，阿二不肯，跳下水游过去了。

阿二到了东海边，阿大早已等候在海边了。

海像一个广漠的战场，杀气腾腾的。风吹着尖厉的号角，浪象千百乘铁骑，向海岸猛烈地攻击着。岸上几千斤重的大石头，给浪轻轻一拂，就卷到海里去了。

阿大心惊胆战，哪敢下去。阿二来了，阿大就叫阿二先下海。

阿二没说半个不字，拿起分水簪，就扑向浪里去。真奇怪！海水像被利刀切开一样，让开一条通道似的大路。阿大闭着眼，跟着阿二向海底走去。

他们到了海龙王宫殿的门口，跟守门的卫士说明来意，就去见海龙王了。

海龙王见了他们，非常高兴，就带他们到宝库里去：“好吧！

你们要什么，就拿什么。不过我们这里有一个规矩，就是一人只能拿一样。”

说罢，他用手一指，宝库的门就开了。

这宝库里，五光十色，灿烂缤纷，真好看极了。壁上挂的，桌上放的，都是各种宝贝呀！

阿大一心想娶海湾上那姑娘做妻子，他就拣了颗最大的珠子。这珠子金光夺目，照得整屋子雪亮。他就把它摘下来，藏在自己背上的袋袋里。阿大

要了夜明珠，心还不知足，他看见金元宝，就想要金元宝；看见玉如意，就想要玉如意……他什么都想要，给看宝的一把推出来了。

阿二进了宝库，看见搁在架上的夜明珠，但是他没有去拿；他想，已经答应给别人借金瓢，就应该拿金瓢。他向看宝的要了一个金瓢，就出来了。

海龙王要留他们多玩几天，他们不肯，海龙王就送他们出海阿大到了岸了，骑上马，抽了几鞭，向前驰去了。阿二步行走得很慢，远远落在他后头。

阿大经过那闹水灾的村庄，水还没有退，许多庄稼死了，许多房子都塌了，人们都在路口等他。

人们看见他来，一齐围上来问他：“金瓢呢？”

他撒了个谎，回答说：“龙王不肯借，我也没办法。”说完，他双腿一夹，马向前驰去了。

过了一天，阿二到了。他过了河，就向在山上的人们叫道：“乡亲们，快下来，金瓢借来啦！”

山上的人高兴极了，都下山来了。

阿二和大家就拿金瓢去舀水了。金瓢舀了一瓢，屋子里的水都退了；金瓢舀了两瓢，庄稼都露出来了；金瓢舀了三瓢，平地的水都干。

啊！水底哪来一只大河蚌？水退了，搁在一块洼地里。没有水，河蚌死了。大家扳开蚌壳一看，里面有一颗斗大的黑珠子。

村子里的人们就把这珠子送给阿二了。他们说：“闹了水灾，哪还有什么好东西来谢你？收下这颗珠子做个纪念吧！”

阿二谢了一声，就把这珠子放在背上的袋袋里。他跟村庄里的人们拉拉手，告别回来了。

这回，他虽然没有拿着夜明珠，但是帮别人做了一件事，心里仍是很开心。

阿大早几天就到家了。他在河湾上找着那姑娘。他拿出那颗光芒耀眼的珠子，双手捧着，恭恭敬敬地给那姑娘看，要求那姑娘马上跟他成亲。

姑娘说：“这珠子是真是假，晚上看吧！”

晚上，阿大到了河边，从背上的袋袋里取出那颗珠子来，呀！怎么晚上一点也不亮呀？

阿大着急地哭起来了。他又气又恼，狠狠地把珠子一踏，碎了。珠子里淌出来一包水，像脓一样臭。

隔一天，阿二也到了。他低着头，去见那姑娘了：“姑娘，请原谅，我没有能把你要的夜明珠拿到。”

姑娘说：“那么，你背上袋袋里装的是什么呢？”

阿二说：“啊！这是别人送给我的一颗普通的珠子。”

阿二把珠子拿了出来，乌黑黑的，一点光气也没有。阿大在一旁冷笑道：“嘻，河滩上的石头也比它亮多呢！”

姑娘说：“这珠子是真是假，晚上看吧！”

天黑下来了。阿二打开袋袋，取出那珠子。

啊！这珠子真好啊！捧在手上，像捧着天上的月亮。月亮跟它比起来，还显得暗淡呢！银色的光芒，照得河滩上象白昼一般。

那姑娘接过了珠子，向高空一抛，光芒闪得人睁不开眼睛。

等阿大睁开眼睛看时，银光里，矗立起一座金色的宫殿，那夜明珠高地嵌在屋顶的尖尖上。那姑娘和阿二已换上华贵的礼服，手拉着手，并肩地

走进宫殿，去成亲了。

阿大赶过去了，但是到了宫门口，却给看门的拦住了。

洪汛涛 冯白霞 搜集整理

雌鹰的戒指

[波兰]

母亲坐在茅舍的房檐下，望着儿子，望着他那黝黑、强壮的臂膀，在阳光下闪光，她的眼睛里充满了疼爱。她的儿子正在房前用斧子劈大树墩，斧子高高举起，重重落下，木屑横飞，柴垛越堆越高。

“妈妈，”儿子大声说：“妈妈，您不用担心，劈柴够您一冬烧的，即使我不在家也没关系。”

米科瓦伊年轻、健壮、勇敢，像只雄鹰。他长得像白杨树那样颀长，像大森林里的熊那样有力量。他既不怕湖上的暴风雨，也不怕森林里的野兽。

激动的泪水顺着母亲皱巴巴的脸颊流淌，老人也不去抹掉，因为这不是苦泪，而是闪耀着幸福的彩虹。

儿子把斧子往树根上一砍，便在母亲身边坐了下来。

“妈妈，明天我要到大森林去，到熊场去，蜂窝里的蜜已经满了。蜜蜂很勤劳，今年夏天的天气不好。妈妈，我去给你割蜂蜜。”

第二天，米科瓦伊就上了路，到熊场的路一点也不近。他先是沿着湖岸走，湖水在阳光下闪烁，宛如银色的鱼鳞。芦苇丛里有飞禽振翅的啪啪声，大冬鸡和水鸡的叫声。蓝色的蜻蜓在芦苇上飞。

“世上没有第二个这样的湖。”米科瓦伊心想，“嗨，我们的希尼亚尔德维湖比哪个湖都美，这么大！天阴的时候一眼看不到边。”

他走到一棵花楸树下，旁边，芦苇丛里水上荡着一条渔船。他把缆绳解开，用桨往后一划，船就划走了。船桨慢悠悠地拍打着银色的水面，稳稳地向对岸划去。各种思绪出现在他脑际：要是面对面碰上熊怎么办？要是碰上白鹰该有多好！

当他划到对岸的时候，迎接他的是大森林哗哗的松涛声，林中蜜蜂嗡嗡的叫声，还有花香和松脂的香味。蕨类植物宛如绿扇子铺在地上，给人潮湿和阴凉的感觉。他来到了熊场。灌木丛上，树上，到处可以听见成千上万森林蜜蜂的嗡嗡声。

他点燃了一块朽木，想把一个最大的树洞里的勤劳的小居民熏出来。他准备好了装蜜的泥罐和刀子。突然，他听到一声呻吟，然后是鸟的一声尖叫。

他的心紧缩了一下，果然！白鹰在附近叫喊，它那呱呱的叫声烦躁不安！

他焦急地穿过稠密的幼树林，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。从老远的地方他就看到一只硕大的鸟躺在地上。巨大的翅膀无力地铺在针叶上。他悄悄走近前去。在他面前躺着鸟中之王白鹰，森林里很难遇见的鸟。它的头无力地歪在一边，突然它又绝望地大声叫起来。米科瓦伊抬头一望，见一只硕大的雌鹰在绕着那雄鹰飞。他看到了它那美丽的银灰色的羽毛在阳光中闪烁。雌鹰降低了高度，用人的声音说：

“帮帮我们吧，小伙子！你看到那棵高耸入云的松树吗？雄鹰的翅膀折断了，可它的巢在松树的顶端。请你帮雄鹰包扎好伤口，把它送进巢里去。”

米科瓦伊从惊诧中冷静下来。他脱下衬衣，撕成碎片，把鹰的翅膀包扎好。鹰躺在地上喘着粗气。米科瓦伊从袋子里拿出绳子，把鹰捆了起来，很费劲地把这个重物背到了背上。白鹰嘶哑地叫着。森林里忽然刮起了大风，接着是倾盆大雨，背着这般沉重的鸟如何爬到松树上去？风无情地抽打着米

科瓦伊赤裸的肩膀，雨像尖利的松针一样刺着他的身子。树干又滑。但是，米科瓦伊在严酷的大自然中长大了。他顺着湿漉漉的树干奋力往上爬。沉重的、瘫痪了的鸟中之王吊在他的背脊上。

雌鹰在他的上方不安地盘旋着。汗水和雨水蒙住了米科瓦伊的眼睛和脸。被大风刮起的尖树枝抽打在小伙子的手臂上。他终于爬到了松树的顶端，把那沉重的鹰放在了坚固的大巢里。他松了一口气。

雌鹰蹲在鹰巢旁边的树枝上。

“谢谢你，小伙子，谢谢你的帮助。请你把这枚戒指拿去。它是铁的而不是金的，但它的力量比金戒指大。你只能三次用它的威力去做好事。这戒指只能为善良的人效力，而你值得它效力。让它给你带来幸福和欢乐。”

“我接受，”米科瓦伊说，“对于我，最大的安慰是能在这样近的距离内见到白鹰，最大的欢乐就是能给你们一点帮助。再见了！”

回程的路是艰难的。暴风雨更加猛烈，湖水发出怒吼，巨浪盖住了渔船。一道道闪电划破长空。他感到自己无法同自然力进行斗争。渔船一会儿高高地被举到浪峰，一会儿又突然落下，似乎是跌进了深渊。幸好暴风雨逐渐平息了，米科瓦伊终于着了陆。

太阳出来了。米科瓦伊朝村子的方向走去。突然，他从远处看到了烟柱和火舌：一处、两处、三处……这是他的村子在燃烧。他像疯了似的往前冲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他已经听见了叫喊声和哭声。他像野猫似地跳进了火海。他不顾火焰的燎烤，不顾要倒塌的房梁，从火中救出了两个孩子。他又跳进了火里。人们提心吊胆地望着他，一会消失不见，一会儿又冒了出来。火光中只见他那强壮的、赤裸的臂膀在闪耀。

村子完全烧光了。米科瓦伊的家也不能幸免于难。但他没有去想自家的事。孩子们的哭声和人们的绝望使他心痛如绞。他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，但他只有一双手。他朝自己手上瞥了一眼，猛地一哆嗦。他完全忘记了雌鹰的馈赠了。铁戒指在他的中指上发亮。能找它想个办法吗？

“白鹰，以你的名义，帮帮我的村子吧！”他轻声说。

刮起一阵大风，黑暗笼罩大地，然而，太阳出来的时候，整个村庄像原来一样地站立在大地上。只是更漂亮，更富裕。花园里重又开着金黄色的金盏花，长着高大的锦葵。他家的茅舍同过去一样立在苹果树中间，只是新屋顶像赤金一般闪光。他看到母亲就坐在门边。

“儿子，”她喊道，“儿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场大火，那痛苦的呻吟呢？难道是噩梦？这眼前发生的事呢？这不是梦，因为一直到这会儿我的心还在怦怦跳，为大家担心，而最担心的是你。你那么勇敢地跟火搏斗。”

“我没有做什么，跟大家一样，普普通通。”

“儿子，这些呢？我现在见到的这些呢？村子依然存在，大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”

米科瓦伊挨着母亲坐下，把他遇见的事都告诉了母亲。

“这是雌鹰的戒指办到的，妈妈。我只能用它三次。你千万别告诉任何人。”

时间在流逝。村子里的生活按照正常的轨道进行。湖给人鱼，田地给人粮食，森林给人满袋的松子，满筐的蘑菇和浆果。马祖尔歌曲的古老曲调又在园子里和牧场上传扬。

几年过去了。米科瓦伊打猎、捕鱼，运到城里去赶集。来往旅途中他见

过许多东西，学到许多本领。但在他心目中哪儿也没有他的湖美。有一次，当他出远门归来，看到地平线上的烟雾。风从远处带来了似乎是人的呻吟和武器的叮当声。这是敌人来进攻他和平的祖国。“战争”这个可怕的字眼往他心里塞了一块冰。

人们抛弃了家园、财产，往城堡的方向涌去。城堡在准备防御，匆匆搬来巨大的石头、木板。敌人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来得及躲进城墙里面。米科瓦伊由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小路穿越森林，他见到被绳子捆绑的妇女和儿童，他们被人抓走了。村庄在燃烧，烈火浓烟遍及田野。

雌鹰戒指！能帮他的忙吗？他要第二次使用它的威力。

“雌鹰，以你的名义，让敌人被消灭吧！帮个忙，雌鹰，救下那些俘虏，让我们的湖恢复平静吧。”

雌鹰的戒指实现了米科瓦伊的愿望。敌人被打垮了，俘虏夺回来了。马祖尔的大地上又恢复了宁静。

米科瓦伊回到了自己的村庄，回到了母亲身边。母亲已经知道，这一切都是由于雌鹰的戒指的帮助，由于米科瓦伊的高尚的心灵。

又过起了平静而勤劳的日子。

“儿子，”有一天他从湖上回来，母亲对他说，“城堡里派人来找你，他们说，你会熏鱼，你熏的鱼味道特别好。老爷命令你送鱼去。”

“我可以给他送鱼去，他得给钱。”

米科瓦伊准备了一大筐最鲜美的鱼，进了城堡。老爷对他很仁慈，给了他一个金币，还叫他以后经常送鱼去。米科瓦伊吹着口哨往家里走。他从山上下来，带着空鱼筐，一身轻快。突然，他看到一个姑娘。一个又小又瘦的姑娘用两只大桶挑了一担水。

他走近前去，看到她那张丑脸，不由打了个激愣。姑娘伤心地看着他，想给他让路，身子歪了一下，水泼了出来。显然，她是非常累。

“给我，我帮你挑，”米科瓦伊说。

“您帮我？啊，不！多谢您的好意。别人会讥笑您的，说您帮助这样一个丑丫头。”

米科瓦伊默默无言地从姑娘手上接过水桶，一直挑到了城堡脚下。到了这里姑娘叫他停下。

“别往前挑了，我不想叫父亲知道有人帮我的忙。父亲常说，我的丑陋使他丢了脸，因此给我最重的活儿干。”

姑娘悄悄哭了，费劲地挑起了水桶。

从此米科瓦伊经常往城堡里送鱼，然后在山脚下等着姑娘，为了帮她到湖里去担水。

有一天，他遇见姑娘被打得青一块、紫一块，遍身是伤，他的心发颤了。姑娘坐在路旁的水沟里用车前草和款冬的叶子擦她流着血的脚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他问。

“小孩子们朝我扔石头，”她哭道，“这么多的人都愉快地生活在阳光下，可太阳却照不到我。我爱我们父亲，可是我的丑陋使他痛苦。甚至狗见了我也汪汪叫。只有你一个……”

她哭得好伤心。

她可怜巴巴地望他，他挨着姑娘坐下了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杰瓦娜，也就是毛蕊花，尽管我一点也不像毛蕊花。”

“你听着，杰瓦娜，你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，走到他跟前去。”

“他会打我。”

“你不要怕。走到他跟前去，看着他的眼睛。相信我。”

“既然你让去，我就照你说的办，不过我非常害怕。”

他帮姑娘担了水后，就藏在一棵树下等着，直到她从眼前消失。这时他触了一下铁戒指。

“以你的名义，雌鹰，让戒指按我的愿望办吧。请让杰瓦娜变成个美丽、幸福的姑娘。”

“这是我能帮你实现的最后一个愿望。”突然一个声音说，“你不想为自己求点什么？你不想要财宝、黄金、富裕的生活？你不想得到权力？”

这是雌鹰的声音。它在哪里？周围听不见一点翅膀的响动，也看不到一点鹰的影子。难道是戒指在说话？

“除了我请求的，我什么也不要。如果我知道我有可能救这个可怜的、善良的姑娘，而没有去救她，因为我只想到自己，那么任何好东西也不会使我高兴。戒指，实现我的愿望吧！我以雌鹰的名义求你。”

“好，你的愿望定会实现，高尚的人。”

米科瓦伊感到很轻快，似乎有人给他插上了翅膀。戒指已经没有力量了，但他感到自己心中有股神奇的力量和欢乐。

又过了几天，城堡里又派人来找他。他捕了一筐漂亮的鱼去了。“我再也碰不到杰瓦娜了。”他心里想。他走进城堡的院子，看见窗日站着个美丽的姑娘。她正向他招手哩，她冲他笑得那么快活。

这是谁？过一会儿他走近了一点，看到她美貌惊人。

“是我，杰瓦娜……我的朋友，发生了一件我说都不敢说的事。你认不出我吗？是我，过去的丑八怪。你冲我笑笑，求你啦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，你跟一个普通渔民聊天？”他们上方一个严厉的声音说。这是城堡的主人站在他俩前面，威严而又凶狠。

“父亲，谁对一个可怜的丑姑娘表示过好感，那个人就永远成了她亲爱的朋友。我相信，正是由于他，我才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。”

不久，就举行了渔民米科瓦伊同杰瓦娜的盛大的婚礼。城防官老爷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打击，因为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普通渔民为妻，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保护着他们，他作父亲的无法违抗女儿的意志。

古老的神话说，当米科瓦伊和杰瓦娜去村庄里结婚的时候，有一对硕大的白鹰在他们头顶上盘旋。

他俩一起生活了很久，很幸福，受到大家的热爱和尊敬。似乎米科瓦伊克城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高尚的渔民米科瓦伊的，他把戒指的威力用来为别人谋利益。

易丽君 译